

# 塔靈山



着薇白  
龍書店出版

文藝創作叢書

打出幽靈塔

白薇女士著

上海春光書店出版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初版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再版

原價八角五分  
特價大洋三角

# 打出幽靈塔

有著  
作權

翻印  
必究

著者 白微女士

發行人 高鵬天

出版者 春光書店

印刷者 春光書店

總發行所

春光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上海特嶺路六十四號

## 目 次

打出幽靈塔.....(三幕).....1——	146
娘姨.....(一幕).....1——	34
假洋人.....(一幕) .. . . . .1——	34
築土.....(一幕) .. . . . .1——	72

# 打出幽靈塔

(社會悲劇)

## 主要人物

- 胡榮生 (土豪劣紳)  
胡巧鳴 (他的兒子)  
鄭少梅 (他的嬌妾)  
蕭月林 (他的養女)  
蕭 森 (女聯委員)  
凌 俠 (農協委員)

## 副人物

貴一	(老賬房)
紅桃	} 丫頭
靈香	
春花	
警察	(一人)
獄監	(一人)
農民	(五人)
委員	(四人)
男僕	(五人)
女工	(七人)

## 場 所

第一幕	城外的西式客廳
第二幕	榮生的書房兼少梅化粧室
第三幕	貴一的睡房(暗室)

## 第一幕

景： 城外的西式客廳，五月的陽光，充滿室中。室寬大，中央置長方桌，椅子環列。正面壁爐，兩旁各一大窗，窗下花台，各放盆花。左壁下沙發，靠右圓圓的小桌，椅子兩張。左右上首各一門，左門通內室，右門通外面。壁上許多圖畫。

一個五十多歲的肥紳，身穿麻灰色的洋服，挺着怒氣的肚子在室中走來走去。內室傳出鋼琴聲。

榮生 (往左戶口，有氣的) 喂，阿梁！阿梁！

男僕 (約三十多歲，謹慎的，自左門出) 做甚麼，老爺？

榮生 你去叫少爺莫彈琴了！真吵得不耐煩！

男僕 哦哦。(恭敬地點頭退去)(少間)

(鄒少梅穿時髦的淡紅長衣，風騷的

樣子走上。她流麗的風情，和一種貴婦人特有的高慢，絕不像個做妾的身份。年約二十七歲。）

少梅 他鋼琴彈得好好的，你爲甚麼叫他不要彈了呢？（笑指他）我看你這樣的怒氣，正要他替你彈消呵。（琴聲止）

榮生 無非是你要聽！（氣毒毒的）你就叫他整天整夜地彈給你聽吧！可是我的地方，我是不許可的。

少梅 唔！（驚向他）你說話要留意呀！（驕慢的稍有反感的望着他）

榮生 留意又怎麼樣？不留意又怎麼樣？……橫直我老了，甚麼都是你們的天下。

少梅 是啊，青年人自然有青年人的心思。那能拿你那種老朽來打比呢？（譏笑的調子，室中輕步慢走的）而且我鄭少梅是一個很正直的女子，像你那骯髒的腦袋，你是不配管束我的。



榮生 你就可以管束我，我就連說說你的笑話也不能了嗎？（笑摸她）

少梅 哎呀！（跳跳的）可以一同而論的嗎？……你一天到晚調戲月林，或者在想方法要如何調戲她，這是你一天一天的功課。……我有甚麼？難道我愛聽音樂也有罪嗎？還是你想借此加我一個罪名，要和我來抵消麼？（睜開眼睛，威迫他面前）

榮生 （怒消魔來，卑屈的拍她玩）我對你說，我實在有點不願意看你站在他面前聽他彈琴。你是我最愛的咧。（攀她的頸）

少梅 （撒開他，嚴正的）嘩！你嫉妬麼？

榮生 （對她討好的巧笑去抱她）那裏，我心裏並不會疑過你。我不過有點討厭巧鳴那東西。

少梅 （無語）

榮生 巧鳴一天到晚坐在家裏，他好像想月林想瘋了的。你看他們近來的光景怎麼呢？

少梅 我知道的大概你都知道了。（淡淡的拖開長桌上方的椅子坐下）

榮生 不然，不然，（熱心地摟住她）月林那孩子近來把父親都忘了。她騙着我進黨務學校進了那許久，你是知道的，我卻不知道。聽說她最近又愛了甚麼農民協會的委員哪，又是愛巧鳴愛到分不開哪……她們到底是怎麼弄的？

少梅 你最好是不要盤問吧！橫直那是他們青年們的世界。

榮生 你說！……儘你所知道的說呀！（坐在她旁邊，擁抱）

少梅 （推開他，搖頭默笑）

榮生 你怎麼不說？你們都合成一塊反叛我麼？（憤憤的低頭默走。）哦，（興奮的）我想出了法子！明天就不許月林去學校裏了，對，明天就不許她再進黨務學校。（思索）女子也革命，要革到天上去麼？女子也講究革

命，看牠革掉父親啊！……（停）對對，我還有個法子！明天就要巧鳴獨立去。巧鳴有了這末大，我做父親的養他養到二十五歲了，現在叫他去謀獨立生活，該沒有錯吧？（望望少梅，求她同意狀，又無聊地抽煙，獨語。）巧鳴那孩子真不聽話！（惱狠狠的）我好好地叫他去學商業，他偏偏玩甚麼音樂哪，幹甚麼革命哪！尤其是他前晚上對我說的話，簡直是侮辱老子！（怒氣蹬足，大拍桌子。）

少梅 （輕輕立起，譏諷冷笑的）他說錯了什麼話？值得你這樣發脾氣。

築生 甚麼話嗎？……他前晚上不是說……他叫我暫爲退開，讓他去鄉下糶穀。并且給他在這裏和那些無聊的農工，作個圓滿的解決。他不是這樣說吧？……你看，這簡直是兒子叫老子退位了！

少梅 時勢是這樣來了，他說的——一點也不錯。

榮生 嘿！（加怒）我辛辛苦苦弄來的財產，給他來做便宜人情，還說他不錯嗎？

少梅 不，你不過是一個資本家，地主，你的財產，是榨取貧民的骨血得來的。現在的革命，就是被榨取的起來，尋着榨取的算賬的時候囉。

榮生 哎呀呀！無怪乎你們都要搬到省城來學時髦！洪水猛獸的口號，你也唱起來了呀！（手舞舞的蠻相）

少梅 二十世紀的思想：二十世紀的戰爭，是勞動者與資本家的抗爭嘞，……你要看清現代的潮流，不要做時代的落伍者！

榮生 罷了，罷了！你學得一口的時髦話，莫在我面前擺臭格！（逐出少梅的樣子）

（胡巧鳴自左門碰上來，他是一個陰鬱氣分很重的青年，穿着很漂亮的黑洋服，低頭自左走向右去。）

榮生（興奮地注視巧鳴，暫不驚動他，忍氣讓他

通過。忽然大聲的) 巧鳴!

巧鳴 (走到右門處，忽停步反過頭來。)

榮生 你又那裏去?

巧鳴 (靠在門口，不聲也不動)

榮生 我問你那裏去，你的耳朵呢?

少梅 (柔和的向榮生)是去學校裏接他的愛人吧。

(向巧鳴微笑)

榮生 怎麼?你每天到學校裏去接月林嗎?

巧鳴 (默認的表示，沉默)

榮生 你不能不和她早點斷絕。(橫暴的)

巧鳴 那是做得到的事情嗎?! (強調的)

榮生 兄妹中間弄出不名譽的事來，你看我的腕力呀! (舉臂示巧鳴)

巧鳴 噫，你的腕力有甚麼用! (冷笑)

榮生 嚇，(怒鳴)好大的膽子!要藐視老子了!

巧鳴 我安頓不久就和她結婚。

榮生 反了!造反了!(氣煞，大拍桌子)

少梅 你真是個專制魔!婚姻是自由的，他們兩個

既然那末相愛了，月林又不是你親生的女兒，他們願意自由結婚，有甚麼不可呢？

榮生 月林原來是個丫頭，我的兒子是配丫頭的嗎？

巧鳴 請你不要說那樣的破話！那是沒有人要聽的，我愛她。

榮生 妖孽！（兇指巧鳴）

巧鳴 我要同她結婚的。（很認真的表情）

榮生 你是準備父子革命嗎？（迫視巧鳴）

巧鳴 兒子不是生成來革父親的命嗎？（風快地馳退）

榮生 （敗氣地迴向少梅，滿肚子的氣）生出這樣不中用的兒子，我們還置甚麼家業？不如賣了田地，自己快樂一世好了吧。

少梅 老實說：你置家業，你發財致富，何嘗是爲子孫計呢？一邊是爲滿足你發財慾望；一邊還是爲自己的快樂啊。

榮生 爲什麼你近來說話，總是鋒刺刺的？我待你

不好麼？（撫抱她）

少梅 怎麼？我說錯了麼？你待我自然是再好也沒有的了。譬如你那些姨太太和太太，都把她們放在家鄉，你隨便到那裏去，總是把我帶在身邊的。我何能說你待我不好呢？……

可是我跟你也有十一年了，你愛新惡舊的心思，總不免的。

榮生 我又愛了那個？我自從討了你之後，還娶了什麼女人麼？

少梅 你對於月林，就好像是發狂似了的……

榮生 你不要向我搗亂吧！你有心敗壞我的家風，情願你找別的路去吧。（鼓起眼睛，很兇的樣子）

男僕 （自左上）老爺！來了好些農民，要會你老人家。

榮生 哦哦……（慌張）你快去回信，說我不在家。

男僕 （點頭退場）

（凌俠率農民五人自右登場同向榮生行

禮)

農甲 (向榮生進兩步) 前天你們家裏打傷了我的哥哥，我已經報告了農民協會。

榮生 你現在弄這許多人來，安頓和我怎樣辦？

凌俠 那是要候農民協會開會討論了以後才知道，我今天不過是來調查確實的情形。他哥哥到底犯了甚麼法？你們把他打得那末利害。

榮生 他是一個暴徒，慫恿一些農夫和我搗亂。並且還打我家裏的僕人，我的僕人回手打了他的，那是一輩還一輩的，怎麼怪我呢？

農丙 糊塗！怎麼不怪呢？(氣忿忿跳向榮生)

農丁 混帳！簡直是你叫他們打的。(同樣的)

農甲 你欺負我們，我哥哥當代表說話，你不許他開口，反而叫了許多奴隸出來，捉起我們來打，幾個兇一點的，就像一羣豺狼扛了一隻羊似的，把我哥哥打個半生半死。你想你是多末殘暴？

榮生 當時假若不是你們胡鬧，如何會鬧出事來？



農丁 放屁！你卡死我們工錢，不發穀子給我們。  
榮生 發給你們，你們不要，你們要故意尋我搗亂  
.....

農甲 （搶進榮生前）你不要辯！聽我向農民協會的委員來申訴。你的田地被大水衝了，你招了許多農夫替你修築，當時說好了是三角錢一天的工錢，有的領了你的現錢，大多數是來向你兌穀的。可是你狡滑，你看了當時的穀價便宜，老不肯發穀給我們。一直等到穀價貴極了，你才把穀子貴得要命地兌給我們。我們都是一般窮百姓，誰願意把錢買你的貴穀子呢？所以要求你照欠工錢的時候的穀價發給我們。你不獨不肯，而且罵我們瞎鬧，趕了我們出去。我們沒有法子，只得請求你把工錢發把我們。你又怪我們的要求反覆無常，對我們大發雷霆，還要打傷我哥哥，請問是誰沒有道理？

凌俠 （豪快爽直的向榮生）他說的有甚麼不對